

# 語絲

期八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別北京

孫福熙

北京乎！我將離你遠去了。

我所投懷的北京乎！爲了愛你的緣故，我已用種種理由原恕你了；然而到了這臨別的時候，我不禁還要說到我的憎恨。

你知道我來時的滿腔熱愛，來重溫舊夢，而且想盡我的微力來表現你的優點，不好的，我也想如對家人知友的不避嫌疑來規勸你。

一路來時，我就滿心預備立即介紹陳女士於崇高寬博的你之前。不料北京已非五年前離別時的北京了！種種情況困逼我，使我不能擺脫。或者你正在竊笑我，說我遠非從前的樣子了；然而，要是我在法國的四年也如現在的腐敗，你可相信，我決不能像去年來時的活潑，更不能如此純潔如此熱烈的來愛你了。我的心情之壞全是回國以後的事，而昏亂情形的大部都是在北京起來的。

確實的，在這八個月以來，北京也給我了

許多不可抹煞的好印像。國慶日，參觀故宮博物院後，我於斜陽中深深的刻下舊與新的長流的觀念，使我更知道我們所以留下事業的真意義。登中央觀象臺，我正苦北京之平板不能涵養弊傷我而在不自覺的墮落，於是登數丈之高，略可窺測北京之大體時，已能提醒我在法國時竭力自勉的淡泊與壯視遠大的目標。我在正陽門一帶晝春雪，我在中央公園看棠棣看金魚與鸚鵡，雖然都只是暫時的，卻都驅逐出當時我身上的怠惰與昏亂，使我奮發，使我熱烈。

最不能忘的是北海白塔上的看日落與日出。這是新秋的一個晚上，我與學昭姑娘同立在西邊，太陽一秒比一秒的擴大，在橙色的天前向石青帶紫的西山叢中下去。清風凜緊，紅日西沈的速度也更大，我轉頭看學昭女士，最後的光輝照得他面色統紅，但看他有惋惜之意，於是我說，太陽是去了，不過，一夜以後，我們就可在東邊看到他的。一直到了微暗中出門來，

一直到了現在，這北海上的落日與根據這落日所構想成的日出，都很清楚的保留在我心中。我想學昭姑娘也與我一樣的保留着。不但是這樣構想成的，北海的日出我也實在的看過。這是看落日以後，也是在秋天，天色漸漸的青白起來的時候，我已走向北海去了。在白塔邊的清氣中東望千萬形態千萬色彩的雲片間日光透露出來，我急着學昭女士看不到這種好景象。低頭望大門，我的眼光穿過塔邊的樹枝，他着湖色長袍，經過石橋，從「堆雲」牌樓邊過來了。看日光漸漸的普照大地，聽清亮喇叭從四處吹起。這一個朝晨給我以無窮的高遠。

可是我在北京得着更多的與印像。大風起時，滿街迷濛。高低歷落的路上，滿撒你刀我槍的人們。你看哪一個人不凶凶的想謀財害命嗎。走到胡同口，車夫們烏陣似的飛跑開來爭

### 別北京

孫福熙

###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4)

豈明

### 運命是一個曠悍怪獸

江靜之

### 一個極笨極笨的索引法

劉復

### 後局大院江宅的家人叩稟

汪宅家人

## 本日期錄

買賣，是的，這可是他們的好意，然而他們中可以說沒有一個肯於第一次就說平直價格的。我明白，以銅子來估量他們跑遠的兩腿，原是極不應該的，而且四五十銅子一點鐘的工資並不比別種苦力的工資為多，若在西洋則更不能比了。然而他們故意討價高昂，如果有人照他所索的給他，他必視為傻子而且等拉到的時候還要說「先生多化十個八個吧！」還有可恨的是車夫的相互爭奪，愈是同為可憐的人了愈是相互的侵凌，爭不到坐客就罵，別的車夫討價比他少時也罵。坐客也是刻扣的，從無可再少裏也要少給一個子，而且誰也不想主持公理，凡雇車時，只等說定價錢，不管說價的是誰，跳上最近便的一輛就跑了。還有，凡坐車者心中必一路的恨車夫跑得慢，而凡拉車者心中又必一路的恨客人重而價輕，在同一條路上相互的仇視着。倘若路中與他車相撞，自然不管是誰先撞誰，兩個車夫都是先罵為快的。而兩車上的坐客一定毫無關係似的不想出來認錯，不想出來解和的。總之，大家相信他人的損失就是自己的利益，用手打人的面頰，因別人的面頰痛了，就覺得自己有了利益，而忘記同時自己的手被人的面頰所打痛了，還有甲打了乙而使無仇的丙快活的，因為他只要看到有人損失就覺得自己是有利了。北京種種人事都出於這種觀點；在金錢上是最顯著的。其實，趙先生

在錢先生處偷一塊錢，打牌贏一塊錢，或做工做買賣賺一塊錢，確實覺得越多一塊錢了，然而從高處看下來，或者如我的出北京城去的看進來，覺得北京城中沒有多一塊錢，也沒有少一塊錢。地裏種出一棵白菜，手裏捏一個泥人，推了車使一盆花從這裏移到那裏，撥算盤子使許多數目相加得一個總數，這種都是生產，於人類全體有利益的。然而大多數的北京人只知道損人利己，不，還只知道損人不利己！所有在生產或美其名曰做事業，曰為社會效勞者都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在街上走，尤其是立在電車中，抬頭看時，個個奇形怪狀沒有相同的，然而沒有一個不長着自私的面龐，他們卑鄙的怕人欺侮，却也陰險的想乘人不備來咬人家一口。下車時挨過你先下去，上車時未等他人下車而推開一切的人就跳上去，看這種情形，可以知道他們心中是否允許別人與他並存的居心了。他們不知道，電車中能容四十人五十人是一定的，他上去了，別人擠出了；他不上去，一定多一人可上去，這在個人是有得失，在電車看來總是這樣效勞的。然而昏昏的北京人只知爭這種無利的利益而已。弱小的我不能感動他人，我卻不能自主的與他人一樣的壞了。乞丐之多不但使我失去人類的同情，而我已受同化，他們的乞憐心情，竟屢屢要在我身上表現出來。當然

的，這當然是我自己無力把持之故，不該怪人；但我相信，北京人之壞都是如我的傳染來而後青出於藍的。

我確實也曾想與外界抗衡的，然而我抵抗不住。我初來時，到廣和居吃飯，看各人吃白瓜子都擲殼紛紛下地。我想，我倒偏要保持我的習慣，我積聚我剝出的瓜子殼在桌上。不料等飯菜來時，夥記憤憤的把我面前的瓜子殼堆抹到地上了。雖然不因為夥計們的情怒，我想，我這樣的堆在桌上反勞他們的拂拭了，於是抵抗了沒有幾次只得同化了。這只是最初的而且最小的被征服，以外照樣的不能不依順的自然多着呢。

（伏園二哥問過西車站回來，知道今夜有車到漢口去。於是我沒有心思如我欲說的寫成此文，但也微幸的我可脫出北京了。）

革命家必定仇恨我的主張的，即使是最和平的也要說是荒謬。然而我是這樣相信的，所以不能不主張。我以為，殺人是逞強。但也是示弱。倘若自己是強有力，應該有能力防止反對方的行為。要殺仇人，就是怕被仇人所殺罷了。究竟，世界是各人各有一份的，倘若你該誅滅與你不同的，那末你也正該為他設想，為他誅滅你自己。你防止他危害人類，危害你個人則可，你要保護自己，至多如瘋人院的拘禁他也夠了。對於無論如何壞的人，你是不該妨害他

的生命的。古來多少殘殺都是自信與自私所驅使；我夢想倘若自從變人以來就除去這種獸性，到現在，人世不知是何等和平燦爛哩。犧牲原是肥神的牲畜，奮鬥原是表示禽獸用爪牙搏擊的，而現在却認為人類的美德了。我知道人家將要憂慮，我的主張實行，則殘暴者將不長法，將使世界永無和平却永無奮進之一日。然而我問，現在的世界之不能和平除爲了爭鬥以外還有什麼？講到進化呢，自然，因爲爭鬥的緣故，何等的摧殘文明的萌芽，而且所謂文明者，都滿染爭鬥的顏色。所以我說，倘若人類沒有保留這種獸性，不知將何等和平燦爛哩。

這種意思我本想奉勸今日的中國學生與改革家的。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經過深遠的研究，身價是很高的，然而不惜徒手與有力的軍政凶人搏擊，這實在是算不上算的。我也承認，因爲世界是如此的，要戰勝他人，非用武力不可；沒有武力，也只得用空拳替代。然而你看，國務院前的大流血來教訓我們了。

這慘事發生以後，我要將就是這意思轉而奉勸利用暴力的人了。你們也該慚愧，以擁有一旅衛兵之強，還怕徒手的學生與市民。即使兩把手鎗兩把破煤油壺是實在的，與一旅衛兵相比，總該有此不同哩。倘若所怕的不是煤油壺而是所謂共產主義，那末你們皆認共產主義

之可畏，非一旅衛兵之所能衛護的了。現在數十人死了，數百人傷了，而所謂與市民互，死傷的衛兵只是後排的衛兵自己打傷的，你明似乎非常勝利了；然而共產主義本身並沒有受傷，用暴力的你們却贏得對方的損失。產生的憤激，而且反增加多數人對於損失者的同情。這是用暴力的結果，無論誰都逃不出這個支配的。

受虧的學生市民們，連我也在內，當然希望此後預備能夠勝過仇敵的力量，報復這次的大辱。然而我以為這是一個惡夢。我們還不惜惡使我們吃虧的暴力，將使人如我們所憎惡的憎惡我們嗎？他們用暴力，我們要報復，他們被我們殘害時就不圖報復了嗎？自然，受了殺害而馴服不起反抗，這種奴性更甚於豕羊的了。所以我們應該自衛，我們不妨處處防備他人的謀害，但不該疑慮他人之謀害而趕先殺戮，因爲世界各人各有一份的。我們已經受虧了，也不必報復，但不是從此拋棄自己的主張了；我們的達到目的便是我們的報復。處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中，階級爭鬥什麼爭鬥的呼聲還有些意義，住過外國的人除非在俄國學經濟的，除非在美國飽受欺侮而回來提倡國家主義的，必定不如久住中國者的厭惡人類或好與人鬥。我是在法國處處滿受他人好意的，所以對於人與人也可爭鬥的一句話有點說不出口。以戰爭

消滅戰爭確是名言，但戰爭產生戰爭也確是事實。我們不用武力該用什麼來防備他人的謀害，又用什麼來防備他人毀壞文明的行爲呢？這最有用的方一是教育。所謂教育者就是用種種藝術使人成爲適於我們所希求的人。我不說給人聽一曲音樂或看一幅繪畫必能立即使他成爲完人的了。這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凡使人有智識，使人能夠自動的辨別善惡而定取舍的都有教育的意思。教育的目的與方法隨時變換，而教育本身是永遠如此有效的。自然，最重要的是施於年幼的人；但對於成人也不是沒有方法的。例如對現在的北京官吏，我們當用藝術感化他們。自然，對於他們中大多數頭腦冥頑毫無普通智識者還要用藝術去感化，不免比對牛彈琴更是傻事。但我說過，我所說的藝術的範圍是很廣的，老實說，我們用方法驅使他們做這樣或箝制他們做那樣，就是利用他們所崇奉的鬼神等等材料也是可以的，這種都是藝術。這話當然流弊很大；但對於沒有聽話的程度或有意藉口的人，什麼話是不會發生流弊的？我們不能顧慮這些的。

然而我是很弱小的，到北京以來，用了在法國時的兩三倍精神，總算勉強保持了我的軀殼，若論感化他人那裏談得到呢！回國以前，確也屢屢爲中國設計的，只恨自己的幼稚，來不及作高深一點的研究；然而現在知道所設想

的完全不對，現在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滋補品，更不是山珍海錯，而是開胃藥，並且在開胃藥中放人營養分，再調成美味。可是這種職務絕不是我所能參預的。

我是很弱小的，然而我相信什麼人都是弱小，被欺的不必說，逞強的還是弱小的表示。

爲弱小的我們計，我們應該隨時躲避與我們不同的人而與相同者聯合起來。人類間交戰團體的接合是沒有標準的。同國的軍人該是同一階級的了，然而相互戰爭，由來久矣。官吏與學生該是兩個階級的了，然而以前竟有學生而爲官吏的暗探，使人來殺害他們的同學；現在又明明以剛做過學生的官吏殺害學生了。英國人殺中國人是國籍不同之故，但也有英法各國的人竭力來援助中國被害者的。俄國退還在中國種種權利，而且屢次來援助，該是親人的了，然而許多俄國白黨爲一部分的中國人當先鋒隊進攻北京，架飛機在北京拋擲炸彈，與中國人之正在自相殘殺是相應的。我生長在中國，懂得中國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遠甚於他國的，而且很有鄉土的愛好的，我應該很願爲中國効勞的了。然而我感到寂寞。我只得跳出國界去與合意於我的法國人共事。倘若認爲我有救護無論那個中國人的義務，我必拖泥帶水的用盡氣力仍然毫無結果的。這話似乎可以作爲我明白招認我的叛逆或賣國的供詞了；然而我

要問，山東人廣東人何以可在不是生產地的北京任事，不算叛逆，獨不放大一點範圍，也允許到外國去任事呢？我主張凡合意者便相聯合，不必拘泥國土或人種的分別的。根據這個信仰，我決計早早脫離北京。

雖然決計早早脫離，却也想體味北京的優點，所以猶豫不忍去的逗留了八個月。我原定初秋就回西湖作畫的。然而我自己寬限，準中秋過後即行起身；中秋後却以國慶爲期，以後又想決定過了重陽就走了。期限約得多了，索性不約了，過了年節，再過舊曆年。在這八個月中我對於愛而又憎的北京費了無限的猶豫。我想，只要能夠避免他的短處，我不妨住着的。於是我不想出去，悶悶的坐在紹興館中。

當初，我看院中兩大株槐樹的花掉下來；後來，秋風起時，掉下來的是枯葉了；等到滿院光亮的時候，葉子不留一片，但烏鴉們時時踏上枝頭，掉下許多槐豆，飛去時更重重的踏一脚，又掉下許多。在靜寂中我聽到這種瑟瑟的聲響，總疑心是有人來了。伸頭窗口，還是寂寞。在這清淨中該是很能用功了，然而比從來沒有的更不用功。常常約學昭女士，雖然不是來讀法文的日子也希望他來。他去後，我又在靜寂中聽院中瑟瑟的聲音了。每天是一定的，起身時聽到「三角……饅頭！」日中當初聽到「甜葡萄啊！」人冬聽到「烤白薯呀……要不

要呵？」夜間等到「硬麵餅……餅」的聲音起時，總是十一點半，於是不得不睡了。這種情形每天一樣，而每天又一樣的沒有成績。

我屢次自問，我無補於人，又是無待於人，何必久留在此呢？可是交通斷絕，悶住不放我走。到了現在成行的時候，我自然要綜觀一下。回國以來，我沒有登過一次講臺，放出若干謊話，這是我所可稍稍安慰的。我會過一點文字，在報紙上發表，似乎與上講壇一樣的有罪，但我相信報紙是沒有人看的，決沒有如張大了嘴，圓睜了眼的聽講者的深深吸引，所以我不必認罪。

所不忍別離的是二哥與姪兒惠迪。當我決定要走以後，晚上回來的車中，惠迪裝了別人的口氣說，「你們走後，惠迪是一個問題。」惠迪，你遠離母親，沒有家庭，爹事忙，不能在家陪你，又不能到處帶你走，確實，你是成問題的；然而經過這個難關，多少人將羨慕你的幼年離家，曉得世故。可是你現在應該小心，而且忍耐着。你記得，那天我與爸要去看土地廟廟市，而你一定要我陪你去放風箏。你哭了。幸虧陳先生給你講故事，等我們從土地廟回來，你已高興了，躲在床下使我出驚的尋問。現在我雖走了，少一個與你爲難的人，但爲你解和的陳先生也走了。

二哥，你這樣忙碌，我不能幫助你，本來

，你事務之繁複，與你同住者，也無可幫助。幸虧你的精神好，忙着也如不忙的應付。然而生活這樣的沒有規律，究竟有損身體的，事情的時候，飯也可不吃的，要作文要空談的時候，半夜以後還沒有睡。我常不能跟着你這樣做；然而到了有規律的社會，你將不及我的裕如了。我敢說，到了一定時候要吃飯，到了一定時候非睡覺不可才是身體好，才是克制自己的精神好。現在你又如我出國時的感到寂寞擾人了罷？況且平日常來叫你「伏園先生」而你回答說「唉，唉，陳小姐」的陳小姐也不來了。然而我們將如你所願的逃出北京的瀾亂，這是勉強可以安慰的。

此 我所打聽的，靜子姑娘若子姑娘要我教法文，我沒有給他們多，的成績。每次課後與出門時如此恭敬的行禮而且聽他們說謝謝，我總覺得不安。

墨卿如此盛情的作文送我，真是感愧。他學法文的進步非我所曾見於他人的，可惜我不能按規定時間幫助他的用功。

我本來想說，我此外沒有什麼難忘的了。然而許多給我極大好意的朋友，推至我所不認識的一切北京人，都在困苦艱難中過日子，或者他們是不以為意的，但我在這臨別時節是如此的動感呢。

四月十九日在長江上寫成。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4) 豈明

二四

於是須佐之男命說道，「那麼我去和天照大御神告別罷。」便上天去，山川悉動，國土皆震。天照大御神聞而驚曰，「我，來必無好意，恐強奪我的國土。」即解髮結成男髻，左右髻上髮鬘上以及左右手上均掛上許多美麗的八坂勾玉的串飾，背負千枝箭筒，挂五百枝的箭筒，臂上著威嚴的竹柄，搖動弓梢，頓足陷地，蹴 堅土有如微雪，雄武的等著須佐之男命到來，問道，「你為什麼事上來？」須佐之男命答道，「我並無惡意，只因大御神問我天閨的事，我說想往母親的國去所以哭的，大御神說那麼你不必再在這裡，被趕出來了。就想往母親的國去，要告訴阿姊一聲，所以上來了。並無別的意思。」天照大御神問道，「那麼你的心的潔白怎麼能夠知道呢？」於是須佐之男命問道，「各立誓而生子罷。」

二五

於是二人置天安河於中間而立誓，其時天照大御神先取須佐之男命所佩十握之劍，折為三段，在天之真名井裏渾洗，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多紀理比賣命，亦名奧津島比賣命，其次市寸島比賣命，亦名校依比賣命，其次多岐津比賣命，共三尊。須佐之男命取天照大御神纏在左髻上的美麗的八

坂勾玉的串飾，瑣瑣地響著，在天之真名井裏振滌，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正勝吾勝勝。日天之忍穗耳命。又取纏在右髻上的勾玉，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天之善早能命，又取纏在鬘上的勾玉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天津日子根命，又取纏在左手的勾玉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活津日子根命，又取纏在右手的勾玉戛戛地咬了，從噴出去的霧氣裏生出的神名為能神久須毘命，共五尊。於是天照大御神告須佐之男命道，「後來所生的五尊男神是以我的東西為種子而生成的，所以是我的子女；前生的三尊女神是以你的東西為種子而造成的，所以是你的子女。」

註十四 書紀云，素盞鳴尊（即須佐之男命）說道，「夫誓約之中，必當生子，如吾所生是女者則可以為有濁心，若是男者，則可以為有清心，」可見所記生五男神即以證明他的本無惡意，古事記如此說使不很清楚。

二六

其先所生的神多紀理毘賣命在胸形之奧津宮，次市寸島比賣命在胸形之中津宮，次田寸津比賣命在胸形之邊津宮。此三尊為胸形君一族所奉的大神。後生的五尊之中，天之善比命之子建為比良鳥命，是出雲國造，無邪志國造

，上菟上國造，下菟上國造，伊自牟國造，津島縣直，遠江國造等的先祖；次天津日子根命是凡川內國造，額田部湯坐連，茨木國造，倭田中直，山代國造，馬來田國造，道尻岐閉國造，周芳國造，倭淹知造，高市縣主，蒲生稻寸，三枝部造等的先祖。

二七

於是須佐之男命對天照大御神說道，「因為我的心是潔白的，我生了柔和的女子。這樣看來，自然是我勝了。」這樣說著，便乘勝胡鬧起來，毀壞天照大御神所造的田陸，填塞溝渠，並且在舊新的殿堂上著糞。但是天照大御神並不譴責他，替他辨解說，「那好像是糞的是因為醉了吐嘔的東西罷。毀壞田陸，填塞溝渠，大約因為地面可惜，所以那樣做的罷。」須佐之男命的胡為却並不止歇，而且加甚了。當天照大御神在淨殿內織衣的時候，他毀壞機室的屋頂，把天之斑馬倒剝了皮，從屋上拋進來。天衣織女見了吃驚，梭衝了陰部，就死去了。於是天照大御神驚恐，關閉天之石屋的門，隱藏在裏邊。高天原立即黑暗，葦原中國亦悉幽閉，變成永遠之夜。於是惡神之音如五月蟬似的到處起鬧，種種災禍都起來了。

二八

於是八百萬衆神聚集於天安之河原，依了高御產巢日神之子恩兼神的計劃，招集長夜之

長鳴鳥使之鳴唱，取天安河上的天鑿石，取天金山的鐵，招治工天津麻羅，使伊斯許理度賣命作鏡，使玉祖命作美麗的八坂勾玉的串飾，使天兒屋及布刀玉命取天香山牡鹿的整個的肩骨，又取天香山的樺皮，舉行占卜，拔取天香山連根的神木，上枝挂著美麗的八坂勾玉的串飾，中枝挂著八咫之鏡，下枝挂著青布白布，作為御幣，使布刀玉命持幣，天兒屋命致禱，又使天手力男命立在岩戶的旁邊，天宇受賣命以天香山的日影蔓束袖，以葛藤為髮髻，手持天香山的竹葉之束，覆空桶於岩戶外，脚踏作響，恣意舞蹈，狀如神憑，胸乳皆露，裳紐下垂及於陰部。於是高天原震動，八百萬衆神皆哄然大笑。

二九

天照大御神覺得詫異，略開天之岩戶，從裏邊問道，「我隱居此處，以為高天原自然黑暗，葦原中國也都黑暗了，為甚天宇受賣命還在舞蹈，八百萬衆神這樣的笑呢？」於是天宇受賣命答道，「因為有比你更高貴的神來了，大家所以歡喜笑樂。」這樣說著的時候，天兒屋命及布刀玉命舉起鏡來，給天照大御神看。天照大御神更覺得詫異，略略走出門外來看，隱藏著的天手力男命即握住她的手，拉她出來。布刀玉命急忙將注連掛在後面，說道，「以

內不得進去。」天照大御神既出岩戶，高天原與葦原中國都自然明亮起來了。於是八百萬衆神共議，謂須佐之男命使出祓禊獻物手臺，併切取上鬚，拔手脚指爪，驅逐出去。

註十五 注連係採用熊氏家訓語，亦作標繩。用稻草左綯，約間隔八寸，散垂稻草七，次五，次三根，故又寫作左繩或七五三繩，用作禁止出入的標誌，當掛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門口亦猶用之，蓋以辟不祥也。

三十

又乞食物於大氣津比賣神。於是大氣津比賣神從口鼻及肛口取出種種美味，作為種種食品以進，須佐之男命窺見她的所為，以為她以穢物相食，遂殺大氣津比賣神。從被殺的神的身體上生出諸物，頭上生蠶，兩眼生稻，兩耳生粟，鼻生小豆，陰部生麥，肛門生大豆。神產巢日御祖命使人采集，即為穀頭之種。

註十六 此節與上文不相連接，其間蓋有缺文，大抵是說速須佐之男命被逐後的漂流事迹也。

附記

不知道有幾個月了，還只譯了十分之四，真是慢極了。但是我們這樣窮忙的人實在不很適於弄這種費事的東西，況且這個人頭兒沒有一天叫人家能夠安靜思索，

不得不請大家原諒。至於後邊的十分之六怎麼辦，我此刻還沒有主見，更不必說什麼時候可以完工的話了。五月一日。

### 運命是一個曠悍怪獸

汪靜之

運命是一個曠悍怪獸，  
他把我當做醍醐美酒；  
當他喝盡了我的血液，  
便把我的軀壳拋丟。

運命是一條狡滑毒蛇，  
他把我當作馨香甘蔗；  
當他嚼乾了我的甜汁，  
便把我的骸骨棄捨。

運命是一個魍魎，陰險，  
他把我當作銀白蠶繭；  
當他抽盡了我的絲縷，  
便把我的肉身喂犬。

運命是一個暴戾惡魔，  
他把我當做芳馥蜂巢；  
當他取完了我的甘蜜，  
便把我的肢體毀破。

### 一個極笨極笨的索引法

劉復

寫給袁守和(同禮)先生的信

守和尊兄：新近看見了語堂所作關於圖書索引的一篇文章。這一篇文章，就理論方面說，自然是很有價值的。可惜在事實上，如要使用他那一種的索引法，第一便要能說得北京話，第二要懂得舊音韻學上的開合齊撮等等話頭，第三要懂得新語音學上的舌前舌後等等話頭；這樣麻煩起來，恐怕圖書館館員非挑選音韻家來做不可！我以為索引這一件事，總是愈簡單愈好。我們理想中的索引法，總該簡單到不但一切圖書館館員書記等能於自由使用，便是粗粗識字的小學生，以至於在館中做事的僕役，也要能自由使用。如果先生以為這話說的不錯，我就要大胆將我的一個極笨極笨，說穿了一錢不值的索引法，說給你聽聽了。

(一)先數書名或人名之字數，作為第一個碼子，用漢字記之。

例如你的大名袁同禮是三個字，就寫一個

「三」字。

(二)次數此書名或人名中各字之筆畫，依次用阿拉伯數字記之。

例如袁字是十筆，同字是六筆，禮字是十筆，併前記「三」字，合成

三10618——是為袁同禮一名特有之號數。

(三)凡人名地名之多於三個字者，計數筆畫，亦只取首三字，其餘可以置之不問。

例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只取「全上古」三字，得號數為

十二635。康有為的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只取「不幸而」三字，得號數為

十486。

(四)其不滿三個字者：自然不必強湊。例如我的名字劉復的號數是

二1511。

俞平伯的詩集憶的號數是

一16(用一個字做書名的中國書，恐怕還

沒有第二部)

你瞧，這不是簡單到萬分，三分鐘內可以說得明白，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也可以一學就會的麼？如其你覺得這個方法還有點小價值，就請你代為提出於圖書館協會，請大家討論討論。如果在提出之前，你個人有什麼意見，也務請先行賜教為荷。此請  
弟 劉復頓首 五月二日 箸安

### 後局大院江宅的家人叩稟

(通信) 江宅家人

語絲社諸位老爺台察，  
宅主江紹原江老爺，昨兒上景山西門大街

陳宅去還一本洋書。陳老爺給他看一本新出的小報，裏面有一篇文是重桂重老爺寫的，意思彷彿是替陳老爺打抱不平。可是重老爺順口把我們老爺也給罵了，說他作的文是放屁。他本想自己寫信，把是非弄清。可是他正忙着看書作文，就吩咐我寫信，稟知諸位老爺一聲。

重老爺的文章說，

至於……姓「章」而又用得着『國立北京大學秘書室章』那顆印，更是說話的好材料，可以連篇累牘，大『放』特『放』。

我們老爺說，這簡直是笑話。當初他因為現在年紀輕的人，老喜歡由着自己的性子瞎攻擊人，瞎罵人，罵的無論怎樣難聽也不管，事實也不調查明白就順口開河；他實在看不過那種村相，纔寫那篇『仿近人體罵章川島』。他一來是讓大家看了樂，二來是讓眾人樂完了再想想看：要是可以那樣的隨便罵人，南紙店掌櫃的不是都得發財了嗎？他那篇文，處處裝一個人在那兒沒話找話糊罵人，連自格兒都莫明其妙的神氣；為的是讓人看了，閉上眼睛尋思尋思：我是不是這般的人？現在有沒有這般的人？這般人可樂不可樂？

我們老爺真沒料着，那篇小玩藝兒，會把許多讀過書，有心眼的人，都結蒙着了。他們簡直不懂他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聽說馬裕

藻馬老爺有一回看了那篇文，直問旁人「這是怎麼了？幹嗎姓江的要罵姓章的？他們不是相識嗎？」有一天我們老爺在飯桌兒上，把馬老爺的問話，給太太聽，他們二位樂了足有五分鐘（這是我開飯的時候親自聽見的）。周啓明周老爺和章老爺人家就石懂了；馬老爺大概身個兒大了點，他心裏的那付天秤，就擱不出蜻蜓的翅膀兒多輕多重。

這回輪到「重」老爺做傻瓜——（姓裏帶着，命裏帶着，還有什麼可說的）。重老爺攻擊我們老爺不該把無聊的話在報上登一大段，可是重老爺压根兒就沒看懂我們老爺的宗目。他那篇文，正是要那些亂攻擊人的舌條給封着——他想用一篇假裝瞎攻擊人的文，塞住千百篇同樣的文，像老爺這回攻擊我們老爺的話，就是一個瞎攻擊人的例。重老爺只圖攻擊我們老爺，沒想到我們老爺在半年之前，已經預備好一根認貨不認人的棒，靜等着重老爺這樣的人北頭湊過來。好在重老爺的身個兒一定挺重，挨了打也不會知道，反倒得意揚揚，自以為打了旁人了。可把我們老爺樂壞了！可把我們老爺樂壞了！

重老爺罵我們老爺「大放特放」。我們老爺也沒法，只得等候批評家給聞聞，比較比較，到底誰放的好聞，誰放的不好聞。

我們老爺沒有旁的話，只是要求語語諸位老爺們，早點把這封書登出來。他問諸位好，我也叩諸位老爺鈞安。他吩咐下來，叫我

務必寫真姓名，免得人家笑話我們「射冷箭」，或者疑心這是『點者偽造』的，我遵命。

後局大院江宅家人李秀峯叩稟。

小的自己還有一件事求諸位老爺。我們老爺近來更加清苦，房租，買米買菜的錢都拿不出，只靠太太當當，他自己天天作文拿點稿費，勉強湊和着。小的更苦的難堪，工錢只領了六成五，其餘的苦處更是一言難盡。叩求諸位老爺們提拔我一下，給我眷顧事，小的感恩非淺。

信剛封上，我們老爺又叫我拆開，添上幾句要緊的話。徐志摩徐老爺打南邊回來了以後，有一天晚上公請歐陽子倩歐藝員，洪深洪大少爺吃晚飯。散了席，徐老爺正送我們老爺出門，一位余上沅余老爺趕過來問徐老爺，朔風的廣告，怎麼晨報副刊還不給登。那時徐老爺因為還沒和我們老爺辦交代，就託我們老爺先給問一聲。他也給問了。那天陳通伯陳老爺，也說朔風是余上沅余老爺跟他的一般湖北同鄉辦的。這一次我們老爺叫我寫的信，也許要得罪余老爺或者旁位；所以我讓我費一筆，道道歉，就說我們老爺，近來是把「三不主義」的——無論對於哪位老爺，總是不東，不罷東，不罷東三個響頭。可是有這麼一點分別；對於湖北的老爺們，「三不」還得加「二」，成「四不」。湖北老爺們的『勁兒』（這個辭兒有典故）真足，我們老爺向來看「害怕」。